

我与《淮北日报》的缘分

汪晓佳

接触《淮北日报》，并与之有着割舍不掉的缘分，屈指算来，已有三十多年了。每每想起，我的脑海里便充满了美好的诸多记忆，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这种记忆越发难以忘怀和清晰。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孟庄矿办公室工作。忽然有一天，邮递员在照例送来一叠报纸杂志的同时，还送来一捆几十份复刊后的《淮北报》（当时的报名，张凯帆的题字），四开四版，墨香扑鼻，赶忙抽出一份细细地阅读，从一版看到四版，尤其喜欢其中的副刊版面。因为我喜欢文学，在部队时发表过几篇文学作品，回到地方，写作的欲望一直没泯灭，但又苦于没处发表，如今有了我们的市报，以后为其投稿方便多了，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

看了一些时日《淮北报》副刊上的文章，就油然萌发了为之投稿的欲望。于是，我重操旧业，一有空就琢磨着想为这份报纸的副刊写点什么。让我欣慰的是，投出去的稿件，时不时地也能发表出来，成为了我的写作动力，写作便一直没有间断过。

受我的影响，新婚不久的妻子也默默地学习写起文章来。那年，淮北日报社举办纪念国庆三十五周年征文，我俩同时写了一篇寄了过去，她的那篇居然获得了二等奖，我却榜上无名。颁奖

大会那天，我冒雨陪她一起到淮北领奖。从此，报社的编辑老师见了我都说，你爱人的文章写得比你好。她后来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在我之后也加入了省作协。

当年矿上的宣传部长张楚善，只要在《淮北日报》上看到我和本矿其他人员的文章，哪怕是豆腐块的消息，他都要在报纸上把这篇文章用红笔圈起来，张贴在一块特制的木板上，置放在矿大门口的一侧。报纸的上方，还写有“本矿在报刊上的消息”字样的通栏标题，尤为醒目。凡是经过大门口的人，都忍不住驻足观看，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几十年间，我在为《淮北日报》进行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有幸结识了几乎每一位“相城”副刊和《北方周末》的编辑。经常去送稿子，我成了他们的“常客”，他们也成了我的好老师和好朋友，如纵横、张福致、王友根、林敏、王晓明、刘宪法、黄丛慎、冯长福、傅康、黄岑、程文、丁力王运慧夫妇和王健等，无不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时时地想起了他们。遗憾的是，是张福致、傅康、刘宪法、王健四位老师先后离世，成为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记得那年，我竟然有了想去《淮北日报》工作的念头，参加了在全市范围内公开招考编采人员的文化考试，结果相差2分名

落孙山。若干年后，恰巧淮北日报社需要添人，时任总编辑的穆世伟，经过报社党委会研究，决定把王明东和我同时调来。那些日子里，喜悦的心情总是掩饰不住。

但是往往事情也会发生猝然临之的变化。因为当时皖北煤炭工业公司刚刚筹建，局机关各部门急需用人，公司办公室缺少一个文书。我在矿上是文书，业务正好对口，局组织部本来就打算把我调来，以填补文书科的空缺。当他们接到淮北日报社的商调函后，组织部许克中部长打电话同我说，我们已经决定把你留下来了。他们接到调令就赶快来公司上班吧。

当我就要来公司报到的时候，没想到穆世伟总编和纵横副总编还惦记着这件事，专门到矿上去找我，看看我的调动事宜进行得如何了。当他们知道我被上级机关“截留”了之后，表示非常惋惜。以至于多少年每每见到他们俩，我都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总觉得对不起他们对我的关怀和厚爱。

在公司办公室文书科将近十年的时间内，我依然坚持为《淮北日报》投稿，不仅有文学作品，而且还有新闻报道稿件，几乎每周都有文字见报。报社来的人，也都是先到办公室找我，然后再经过我与宣传部门联系。

公司领导看我经常写稿，又和报社的人熟悉，1995年初秋便把我平调到了宣传部，担任通讯报道科科长，并兼任矿区文联秘书长一职。去宣传部，正好发挥了我的特长，更能锻炼人，我非常高兴，一干就是十多年，直至退休。在宣传部期间，我出版了三部个人文集，加入了安徽省作家协会和中国煤矿作家协会。要是还在办公室工作，这样的收获恐怕难以实现，因为办公室的工作繁杂琐碎，静不下心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梅鸿申被派驻皖北局记者站期间，因为记者站的办公室就设在我们宣传部电视台办公楼，我经常陪同他下矿采访，一来二去，我们也成了好朋友。后来他被调回报社担任发行站站长。想必是他很想通过与我 是好朋友的关系，尽快打开皖北矿区《淮北日报》自办发行的局面吧，在我们皖北局建立了一个分站，并任命我为分站站长。只要他一个电话过来，说要召开分站长会议，我手头上的工作再忙，都要暂时放一放前往参加，并且每年报纸的订阅任务都完成得比较好，也算是我对淮北日报几十年来对我的厚爱回报吧。

而今，梅鸿申也早已退休了，他就住在宿州市内，我们有了微信联系，时常总免不了和我叙谈

《淮北日报》的一些往事，并多次说要与我一起去报社看看，会会那里的老领导、老朋友。遗憾的是阴差阳错，却始终没有成行。

在宣传部工作，需要经常和《淮北日报》联系，以求得报社给予业务上的帮助和指导。日子久了，认识的人就更多了，不仅依然和副刊的编辑保持往来，而且还和新闻部、记者部、编辑部等其他部室广泛接触，甚至连几任报社的领导也都熟悉了。只要我去报社，从走进一楼楼梯口开始，所有碰见的人，都会和我热情地打招呼。比我年龄小的，就喊我汪兄，就连后来就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王友根、王运慧，见了我都还是汪兄长汪兄短地叫着；比我年龄长的，就拍着肩膀直呼其名喊晓佳，从来没有人叫过我职务的。并且每次去，报社的领导大都还热情地安排招待吃饭。在外边有事的老朋友，只要听说我来了，都要放下其他的事情，赶回来陪我喝两杯，推杯换盏，共叙友情。每次走进报社大楼，我都觉得特别温馨和亲切，就像到了家似的欢悦和轻松。

值此《淮北日报》创办5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来表达对《淮北日报》的一往情深。同时祝愿《淮北日报》不负淮北市委的重托和全市人民的厚望，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越办越好，越走越远！



我与《淮北日报》的人和事

杨建

值《淮北日报》创刊50周年之际，收到了《淮北日报》编辑发来的征文通知。翻阅着厚厚一摞印有我约10万铅字的《淮北日报》《淮北晨刊》，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我知道，这些铅字里面，既有我多年的辛苦努力，更有各位编辑老师的心血。

我一直喜欢写写文字，拍拍照片，并很想通过报刊杂志露个脸，检验一下自己的文字水平和摄影水平。案头每天都有办公室送来的各类报刊杂志，我看的最多还是《淮北日报》和《淮北晨刊》，因为身边的人和事更容易产生共鸣。

最初与《淮北日报》结缘，是因为认识了摄影部主任陈利民老师。也许是缘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陈老师，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接触以后才知道，他快人快语非常随和，很快就没有了距离感。和他一起采风，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相机怎样调，照片怎样拍，甚至停下来手把手教我。请他讲课，他一股脑把自己多年的拍摄经验、心得体会、上稿技巧等，毫不保留地全端出来。可惜没过多久，他告诉我他快退休了，因为知道我的喜好，退休前，他把编辑部主任朱斌介绍给我。

朱斌老师个不高，话不多，很实在，好像总是那几句：欢迎赐稿，有时间来坐坐，老兄别客气……温和可亲。我真的不客气地把稿子投进了他的邮箱，往往很快就见报了，大多在晨报，偶尔也上日报。自己的文章上报了，白纸黑字，嘴里没说啥，心里还是美滋滋得痒。很想感谢一下，但电话那头朱斌老师总是那句话，老兄别客气，有时间来坐坐。别看他这么温和，一旦遇到有问题的稿件，他电话里批评起来，却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

后来朱斌老师工作任务重了，又主动给我介绍了当时的副刊部编辑程文。程文老师热情开朗，大方随和，活泼好动，喜欢交友，和大家在一起总是喜笑颜开。我年长她们几岁，也是以老大哥自居。我发稿上稿的频率越来越高，程文老师干脆把她的QQ号码给了我，让我直接把稿子发到那里。2013年，我被《淮北日报》授予“十佳通讯员”荣誉称号，2015年，又被授予“优秀通讯员”荣誉称号。我的散文《梦圆晨刊》在《淮北晨刊》创刊十周年征文比赛中，获得了三等奖。我也多次参加报社组织的集体采风。采风活动中，朱斌、程文老师总是忙前忙后地照顾大家，像家长似的。

随着上稿量大幅增加，有时一周竟发两篇，我与程老师也越来越熟悉，说话更加随意。朋友称我“快手”“高产作家”等等，我有点头脑发热膨胀，什么稿子都投。程文老师好像看出了，压了我的稿子，提醒我要多深入生活，稿子要放一放，沉淀一下。要沉下心来认真读一读，一篇好文章要千锤百炼，不怕修改。她说，副刊不是新闻，好稿不怕压。说得我口服心服，面红耳赤。

记得在写《岁月漫过的

老街》那篇文章时，程老师打回来三次电话，要我深入生活，实际体验，走访调研，反复修改。我也真的三次走进老街，从日出到日落，看老人吆喝孩子起床的声音，砸“洋铁皮”咣咣当当的声音，欣赏加工银器的精湛手艺。走进老巷子、老宅子、老铺子，和老人们聊天，刨根问底。晚上吸溜一碗油茶，捧着烧饼夹狗肉狼吞虎咽，感受老街舌尖上的美味。沉下来，才慢慢体会到老街的味道。后来《岁月漫过的老街》这篇散文在安徽省报纸好副刊评选中获得了二等奖，还刊到了《清明》杂志上。

写的文章多了，就想结集出一本散文集。稿子寄出去，出版社说最好请一位资深的作家帮助看一看，指出问题，提出修改意见，再好好修改修改。我想到了《淮北日报》前任编辑部主任林敏老师。其实早就从陈利民、朱斌老师那里听说过林敏主任，也有过一面之交，是在林敏老师组织的读书会上。后来淮北市作协换届选举，林敏老师当选了市作协主席。那次读书会上，林敏老师谈笑风生，让这个吃好，那个喝好，开车注意安全等，俨然一位老大姐。从此我就把称呼从林老师改成了林大姐。林敏老师也欣然接受了我这文学路上的老弟弟。

关键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把电话打过去：林大姐您好！我打算出本散文集，想请您给把把关？林大姐沉默了一下说：我真的太忙，最近眼睛也不太好。迟疑了一下她告诉我，你让人带给我吧，我正好出去开个会要十几天，用晚上的时间给你看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稿子送给了大姐。林大姐开会回来把书稿还给了我，二十多万字，三百多页，每一页都有大姐的笔痕。小到一点标点符号，大到一段话，需要如何修改，都细致地标注出来，还亲自为书稿撰写了评论《写博时代的文学理想》。想想她带着眼疾，白天忙开会，晚上为我熬夜的情景，真是又感激又心疼！

掰着手指算一算，我与《淮北日报》相处有十几个年头了。《淮北日报》顾名思义，是淮北人民的报纸。正如《淮北日报》创刊50周年征文启事里所说：半个世纪风雨兼程，《淮北日报》为城市的发展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无数文字工作者和工作人员生活在基层的通讯员，用他们手中的笔为经济建设书写华章，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光辉篇章，成为我们珍贵的记忆。我想补充一句：50年来，《淮北日报》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写作者和摄影工作者。

伴随着《淮北日报》的成长，如今，我也成长为省散文家协会副秘书长，市散文家协会副主席，受聘于多家报刊杂志，成为他们的特约通讯员、评论员和摄影师。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作者创作和成长的路上，编辑老师的鼓励、指导和提携，是非常重要的，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您的一半。我感谢《淮北日报》，以及办这张报纸的那些人。

一场邂逅，领航一生

——我与《淮北日报》的不解情缘

胡军

参加工作以来，我在单位一直从事着文字材料工作，除了负责单位各类工作总结、汇报材料等日常材料的草拟，还经常要写一些工作信息和新闻稿。记得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乡镇机关办公室写材料，在基层锻炼的几年，硬生生把我这个工科生打造成了文科生。2018年，我通过考试到淮北工作，因为有过文字材料的相关工作经历，来了以后就又被领导安排在单位办公室负责文字材料工作。初来乍到，虽然自己有一定的文字功底，但是面对陌生的工作环境，我急需快速了解和适应当前的工作并融入到这个大环境当中。正当我绞尽脑汁不知该从何下手时，却无意中在同事的桌子上看到了一张《淮北日报》。翻卷品读，看到一篇篇紧跟时事的新闻报道，大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小到一件为民服务的典型做法，还有淮北本地社会各界的最新资讯信息，顿时让我感到仿若发现了新大陆，找到了新方向。从此以后每天当送

报员将报纸送到单位时，我都会迫不及待地从一个报纸中抽出《淮北日报》，然后细细品读，像海绵一样汲取着里面的丰富养分。每当翻开墨香四溢的报纸，我就仿佛是在和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交流。通过《淮北日报》，我看到了许多的淮北故事，也听到了更多的淮北声音，这些丰富的新闻资讯信息帮助我在短短的三年内快速成长为科室里的骨干力量。

有人说，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传统纸媒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淮北日报》已经50周岁了，而在过去的50年里，《淮北日报》从最初的手抄誊写，如今已经发展成集“报刊网微端屏”于一体的新媒体，单就报纸这一种形式也足以弥补我们在碎片化阅读中获取资讯的不足。回顾她50年来的发展，在每一次次的历史转折点她都能一次次完成自身的华丽转身，不仅生动记录着相城大地的沧桑巨变，更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从打下“淮北煤田第一钻”，到摘取“全国文明城市”桂冠，再到驶

入“高铁时代”，再到荣膺第十届中华环境优秀奖，这座城市每一次蝶变都有她的参与。捧着掌中清新而厚重的报纸，却不禁发现自己也早已置身并参与到这个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同样也在见证这座城市的风云变迁，这也让我和《淮北日报》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回首半个世纪以来，她所历经的风霜雨雪，奋斗在时代的洪流中，凝聚着强大精神力量，像一面旗帜一样，为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领航。

五十年来，她用实干和担当，凝聚着社会力量。《淮北日报》始终履行党和人民耳目喉舌的职责，始终坚守宣传阵地，占领舆论制高点，积极宣传党的大政方针，着眼于国计民生，注重于基层和群众一线，聆听基层干部、群众心声，善于从新鲜的“泥土”中挖掘出优秀的新闻素材，向社会呈现助力淮北发展的实干做法和先进事例，传递了创新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深深凝聚着社会力量。虽然，我来淮北的时间不长，但在这短短的三年中，透过《淮北日报》也见证了这

座城市的成长，从这个城市的发展中领悟到了更多的精神力量。身处为民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单位，通过《淮北日报》学习到了一些优秀的便民服务做法和思路，对我个人今后的成长影响巨大。

五十年来，她用坚守和创新，激发着奋进力量。在坚守初心使命的同时，她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变革。她不仅时刻关注着城市决策者们的各种重要活动，把党的政策方针放在宣传第一位，还开通了政策解读和案例评析等特色板块，用生动鲜活的实例向广大群众开展民生政策和普法宣传。新闻形式也不拘泥于文字和图片形式，增加了微信、微博和新闻客户端，还有重大活动现场直播，与全市人民共同见证淮北的发展。身处在“互联网”时代的我们，也要学会用互联网思维来解决问题，这也提醒我们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善于换位群众角度来思考如何跟进服务，敢于拿出创新精神来推进工作。

五十年来，她用温暖和关

有诗有梦有远方

——献给《淮北日报》创刊五十周年

张琳

淮北人民的厚爱和点赞。

1994年，我打起背包离开家乡临涣走进部队。17年后我转业分配在祖国西南的一个边疆城市工作。2011年我再一次踏上故乡，走进故土、聆听乡音、感受乡情的时候，我被家乡这些年来的发展变化惊叹，宽阔的公路取代了当年的“水泥路”，新农村住房堪比城里楼房，水电网全部通联，路灯照亮千年的黑暗，村委党群活动中心广场舞出幸福笑颜……临涣街头走上一圈，古镇古街古庙古色古香，新颜新貌新篇新风新气，千年文化古镇处处展示新时代新气象。回去没多久，我写了一篇《临涣古镇》投寄给报社，发表在副刊《茶馆》栏目。后来陆续刊发了《临涣烧饼香》《城里的月光》《故乡的那一缕炊烟》《梦见又见雪纷飞》《又是一年麦黄时》《一张烙馍卷故乡》等散文诗歌20余篇。2018年《二〇二〇年岁次甲子》荣获淮北市日报举办的淮北市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征文二等奖。

2018年、2019年我的《我在茶城等你》《穿过普洱茶城的城市》出版，《淮北日报》为我这个多年在外的家乡人发布了新书出版信息，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家乡的亲朋好友在报纸和公众号读到了我的文字，特意打电话发微信表示祝贺。这些来自家乡的力量使我又获得了一股股强大的精神暖流，倍感家乡人的温暖，激发了写作的动力。岁月无痕，笔墨留香，在编辑老师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也从当初的一名通讯员、一个文学爱好者，成长为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的会员、诗歌委员会委员，“云南云联盟”特约撰稿人，普洱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国土资源诗群》的副主编，多篇新闻信息和文学作品获奖。并先后出版了诗集《穿过山野的风》《我在茶城等你》，文学集《穿过普洱茶香的城市》。

“沓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一路走来所有的收获，都离不开报社和各位编辑老师的鼓励和指

导，正如家乡淮北人的包容和博爱。其实，我深深懂得，我写的文学作品，只是淮北2802平方千米，百花园里的一株不显眼的小草、一朵微弱浅色的花朵、一叶翠绿吐蕊的新芽，依然是稚嫩纤细。但我愿它能沐浴相城新时代的雨露阳光，健康茁壮成长，为运河故里、口子酒都增添一缕芳香。记得巴金先生曾经说过，理想不会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就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其实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谁也无法阻挡历史巨轮前进的脚步，而我们却有幸成为历史承前启后的一个见证者、一段文明的目送者，用文字记录世界，也在用文字感受自己……

网络时代，当手机、电子书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我始终坚信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依然留恋着钢笔字变成铅字的兴奋，仍然会觉得不读报纸、不翻阅纸质书籍就仿佛找不到读书的感觉。纸媒，永远有其独特的

情怀和价值所在。俄国著名作家托尔斯泰说过，“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阅读改变命运，你就是这样一把理想的钥匙，尽管你我南北相隔千里，但你开启了我思考的大门，你帮助我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你丰富了我的生活阅历，你提高了我的写作技能，你引导我迈上了文学的道路。我想每一个生命来到世界上都会绽放精彩的，上天都会给予一条永恒的地平线。只要你还有梦，坚定地朝着阳光的方向走去，我始终坚信，未来的某一天，一定会遇到那个让自己更加满意的自己。

五十载峥嵘岁月、运河故里奋发启航，党之喉舌记录人民幸福、写尽辉煌篇章；

万余期文章图片、美城淮北声名远扬，大众心声反映时代担当、阅遍理想字行。

五十芳华刚刚青春，淮北日报扬帆正扬。追梦路上，我就把这幅楹联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淮北日报》50周年吧。